## 情丝缱绻

重华眼中只映出那双逐渐逼近的玫红色眼睛，潋滟绮丽非常，犹如两泓深不见底的潭水，要将他的全副心神都浸溺其中，不得逃脱。

## 镜中轮回

昏暗中逐渐走近的男子，即使一身素白囚服，一头长发未簪，却竟是丝毫也无损于他沉静端和、雍容高贵的气度。颀长挺拔的身形，便是那粗糙简陋的长衫竟也被衬出许多风华，一头未束的银色长发，如同冰绸雪缎，倾泻而下，即便未佩发冠也丝毫不显凌乱。就是这样一个一身囚徒装扮的男人，竟是分毫也没有落魄之感，他步履从容、不紧不慢地走近，举手投足间尽是仿若出自骨髓的贵气。纵是在地府任职数千年，见惯了世间形形色色众生相的判官，也不得不从心底生出惊叹和不由自主的恭敬。

他手中捧着生死簿，小心地迎上去，或许连他自己都不记得上一次这般战战兢兢是何年月的事情了，毕竟地府之中无年月，这看惯了生死的鬼吏早就对万事万物都淡漠如一，哪怕生前是纵横疆场的统帅、主宰江山的帝王，甚至统领天兵的神将，到了这地府阴曹，便是一律前世过往如烟散，任他手中一杆判官笔定前尘。

只是如今却不同，哪怕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领这位贵人入轮回了，但恐怕无论见上多少次，他依旧是出自内心的小心谨慎、不敢造次。

“上君，”判官行到那人身侧半步落后的地方慢慢随行，恭敬地说道，“您依旧是不愿饮孟婆汤吗？其实，这忘川水孟婆汤也未必就是个坏东西啊。这世世轮回，世间苦难，何苦便要硬留在心间，更何况，即使记忆不曾磨灭，这轮回池中历经生生世世，连魂魄都要蒙昧，最后能记得多少谁又说得清楚呢，倒不若……”

“不必多言。”男子淡淡地出言打断，他声音低沉温厚，很是好听，却自带了一份清冷端凝，即使只是淡淡的几个字，也叫人不敢忽略。

判官讪讪收声，微微抬头看向男子，那是张极为英俊的侧脸，线条鲜明的下颚却不会让人感到过于刚硬，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但并不显得冰冷，即使几番交往判官也没从他脸上见到过一个不同的表情，但判官却从未觉得自己被无礼对待了，有的人就是如此，即使不去刻意做什么，他的行止都妥帖得如同平常。

“走吧，有劳判官带路。”男子说完便闭口不再多言。

判官也不再多话，仍旧跟在男子身侧落后半步的位置，为他引路。

每一世都被心爱之人所杀，神魂俱震，神识和记忆较一般轮回更易动荡支离，虽这人直到现在仍在坚持保有记忆，但判官知道，用不了多久，这所谓的坚持也会如同沙尘齑粉，随风而散。只是他至今都不明白，为何这位尊贵的大人对前世记忆执着若此，每一世注定的背叛和仇恨、折磨和痛苦，此般记忆怕是常人避之唯恐不及，怎会还有人愿意一世世带着这些过往深入骨髓的黑暗和伤痛，去一遍遍历经自己就能预见的穷途，这根本无异于始终与苦难相伴，连片刻哪怕是假象的欢愉也看穿，何苦……

镜像如水波般晃动，当影像重归平静，入眼的仍是那忘川河前昏暗的凉亭，亭边立着一个身穿官服的身影，便是那手捧生死簿的判官。

不多时，远处迷雾黑暗中便隐约出现一个身影，依旧是平稳端重的脚步，素白衣袍随着行走轻轻摆动，那段挺拔依旧的身影，似乎无论经历多少年月、几世轮回，都始终风华依旧。

从那段身影第一次出现开始，炽莲的实现就未曾从他身上移开过半分，那双玫红色瑰丽无匹的眼睛里，如同灼烧着滚烫炙热的情绪，浓烈得几乎满溢而出，那是无比炽烈的眷恋，即使看尽了世间浓烈感情的判官，也不得不为之心惊。

待那身影走近，那张岁月无痕的面容依旧英俊如初，他面上仍是没什么表情，不显热络也不觉疏冷，只是即便旁人看不出，炽莲却是一眼便觉察到了那虽然细微在他眼中却分外明显的变化，那双端凝深邃的眼睛虽然沉静一如往昔，但止水般的平静下却隐约透出些几不可察的迷茫。

那一刻，炽莲的心脏像是被掏空一般，那是种猛然一脚踏空的失重感，让他觉得无所依傍，拼命伸出手却什么也抓不住。他知道，那人的记忆终究是在漫长的轮回和残酷的洗刷中被腐蚀消散了，他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，也忘记了为何一世又一世永无止尽的踏入轮回，他似乎只是在做一件可在他灵魂里的事，必须要做，但为何要做、为谁而做，却是早已经模糊如同烟尘。

“上君，您可愿饮那孟婆汤么？”这时候，判官恭敬地在一旁询问男子。

男子脸上仍是淡漠，他转头看了身边一脸恭顺的判官，然后淡淡地开口道：“我之前可有饮孟婆汤？”

“不曾，上君您始终是不愿饮汤的。”判官如实答道。

“那这次便也如旧吧。”男子淡然说完便不再去看判官。

判官也不多话，只轻车熟路地走在男子身侧落后半步的位置，引着他走入一片浓黑的虚无。

影像到这里就彻底归为沉寂。

炽莲久久没有出声，一动不动的静默着，甚至连发丝都没有颤动一下，只是那双眼睛依旧死死盯着那道身影消失的地方，眼神浓黯，似乎有风暴在其中酝酿。

那是他的上君，是他的重华，是他哪怕记忆被抹消、血骨被重铸，也无法从灵魂中移除的人。那个身影，从自迷雾中出现的那一刻他便认了出来，如何可能认不出？那是被他深深镌刻在骨髓里，溶进血脉中的身影，让他魂牵梦萦了生生世世，即使失掉了记忆也依旧将他的心脏填充得满满当当。如今再见，依旧是如初见时那般风华绝世、气度出尘，如何能不叫他眷恋、令他痴迷，那样的男人，是从身到心完全属于他的男人！

炽莲紧紧地攥着拳头，指甲都嵌进血肉也毫无知觉，此刻的他，满眼满心全是方才显现片刻的那末素白的身影，胸中如同有炙热滚烫的岩浆在翻腾，那被压抑了千年的爱恋和伤痛伴随着复苏的记忆，犹如破堤的洪流咆哮着汹涌倾泻，所经之地便是万顷高山也要夷为平地。

他已经说不清自己究竟欠了那个男人多少，又负了他多少，若真要计较这其中的亏欠，他怕是早已将自己千刀万剐、挫骨扬灰，但这般就怎么能够足够！所有亏欠的，他都必要亲自偿还，便是上天入地，将三界搅个天翻地覆，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他都要博一个从此相伴，即便得不到那人原谅，他也誓要永世相守！

哪怕过去了千年万年、历经了生世轮回，他依旧是还是那个狂傲恣意、任性妄为的妖皇，他要的便是不择手段也要得到！

魅惑绝艳的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是呢，自己依旧自私如故，谁叫自己是万年的妖狐，即便是修出了人性，也依旧保留着野兽的欲望和贪婪。那个人，他的重华上君，是他生生世世都唯一想要的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他都誓要重新拥他入怀！

## 偶救小狐

“你笑什么？”重华偏过头，有些不解的问道，他身边那家伙已经意味不明的笑了一路了。

“嘿嘿，”晔明又笑了两声，“我笑你啊，今天可是破例了？”

重华不明所以，只用眼神示意对方别卖关子。

“哎呀，我说的是之前那只小狐狸。”晔明笑笑，故作高深的继续道：“你这人呀，向来惯会做表面功夫，跟谁都能处得来，在外头问上一句，怕是没几个知道重华上君的会说你一句半句的不是。只不过，那些不了解你的人当你是一副暖热心肠，可要我说啊，你这里，”他说着伸出手指在身侧之人的左胸口处点了点，又道：“冷的。”

重华从他开始说便只安静地听着，微微斜睨着他，嘴角带着似笑非笑的弧度，待他说完“冷的”二字，这才眉梢一挑，眼中溢出些意味难明的笑意。

晔明似乎早习惯了对方的做派，就坦荡的回视过去，还外带着一脸有些挑衅的欠揍表情：“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了解你？平日里别说半分闲事也不会插手，便是有人求上门来，要不要管也全凭你心情。今天到倒是奇怪，那小狐狸和咱们非亲非故、素不相识，你倒竟是肯出手相救，所以我才说你这定是闲出来的破例。”

重华还是唇角带笑的看着他，只一会，突然爽朗笑了起来，像是当真被取悦了一般，边笑边道：“你说的有理！可既是如此，我这冷硬心肠今儿个难得做了回好事，却反倒要被你拿来排遣，看来这闲事果然还是管不得。”

“我倒是真好奇，”晔明直接忽略了重华的话，自顾自说道，“像你这种做事定有所图的人，今天救下那小狐狸真的只是因为闲得发慌？你不会又在琢磨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了吧？”

“你这可就猜错啦！”重华伸了个懒腰，少年人特有的清爽声音回荡在山谷里，“我今天啊，还真就只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。”